

古文淵鑒卷第十七

漢

光武

勅馮異

報隗囂手書

恤民詔

賜竇融璽書

再報竇融詔

與公孫述書

賜隗囂詔

詔上書不得言聖

詔讓劉尚

地震詔

報臧宮馬武詔

明帝

報桓榮書

祀明堂詔

爵李躬桓榮詔

獲寶鼎詔

班示封事詔

手詔東平王國傳

申明科禁詔

汴渠成詔

明德馬皇后

辭封爵詔

報帝請封外戚詔

章帝

命趙熹爲太傅牟融爲太尉詔

實覈受廩詔

地震舉賢良詔

報東平王

賜東平瑯邪二王書

論五經同異詔

日食詔

手詔東平王

賜公卿助祭錢詔

行秋稼詔

選高才主受學詔

賜流民公田詔

詔報朱暉

賜鄭均毛義穀詔

詔三公

定律詔

詔袁安等

詔改定禮制

稟給孤幼詔

以肥田賦貧民詔

勅侍御史司空詔

詔齊相旌江革

和帝

罷收鹽鐵詔

求曹相國後詔

選舉詔

舉賢良詔

封班超詔

蝗災罪已詔

擇良吏詔

留諸王詔

和熹鄧皇后

詔河南尹豹等

殤帝

勅司隸校尉部刺史

安帝

旱蝗詔

霖雨傷稼詔

申制度科品詔

順帝

勅桂陽太守文龔

桓帝

災異詔

古文淵鑒卷第十七

御選

丙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光武

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之後王莽末帝與兄續起兵春陵

定天下再受命廟號世祖傳十二世自光武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六年

勅馮異

建武二年帝既遣異代鄧禹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劔

并下此勅異頓首受命

莫勅馬異

平定安集光武首
舉以訓將帥可謂
王者之師仁人之
言

駕馭羣雄推心置
腹無復畛域之嫌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
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
自脩勅無為郡縣所苦

報隗囂手書

三年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佐焉

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鴛馬
鉛刀不可強扶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
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于盜賊聲

水窻劉友益曰
君樂於成人之
美故不以其終
焉之惡而并沒
其始焉之善使
驚始終若此亦
何不可之有惜
哉

問不數將軍操執欵欵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

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

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

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

都與子陽角力子陽公孫述字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

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

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

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搆之言解搆猶問搆也

恤民詔
五年夏四月
旱蝗乃下詔

理冤獄釋滯囚以
消亢旱之氣較圭
辟禱祠遠勝

竇融雄據河西待
時觀變光武賜以
璽書洞見情事融
既潭英明又懷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
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甲都官三輔郡國出
繫囚甲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國謂諸侯王國也臯非犯殊死一切勿案
殊死謂斬刑殊絕也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
事焉

賜竇融璽書

五年夏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
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

度委心効順永為漢著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

臣熙曰廟算明遠河西情事如在几席之間

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

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

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

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

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

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

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

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

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令行南海尉事效致也詹

梧鬱林合浦交趾无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此為七

司馬遷傳其即

光武初年公孫述
在蜀隗囂在隴右
皆割據稱雄所恃
以扼二寇者惟竇
融在河西耳帝撫
以至誠既無西顧
之憂復改指臂之
勢不數年隴蜀削

郡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

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再報竇融詔融得前璽書即復遣鈞上書會

責讓之囂不納融于是與五郡太守砥厲

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賜融以外

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并詔報云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

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

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

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

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

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

平帝業之成重繫於此

臣正治曰推心置腹之言簡而愈至可與文帝道尉陀書並傳

竇太后兄也少君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懇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

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

與公孫述書六年述為符命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

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署曰公孫皇帝不答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

耶讖云承赤者黃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

平王莽詐以鐵契石龜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

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

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隗囂詔六年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欵至囂賜囂書

圖讖之說盛於西漢末年至光武初猶襲用之觀其以赤伏符受命是也故與公孫述書亦舉以立言